

# 製墨傳奇

蔣馥蓁

## 程君房的理想世界

程君房，一個製墨工匠，不但將墨賦予魂魄，助文人揮墨成章，亦將一心所嚮往的文人生活情境融入墨樣之中，編印成文人賞玩的出版品，提升了製墨工藝的地位。

### 前言

程君房（一五四一—一六一〇）名大約，字幼博，歙縣人，為晚明著名墨商。傳世有作品集《程氏墨苑》（圖一）（以下簡稱《墨苑》），顯示當時高製墨水準和墨樣創作的多元精美。《墨苑》是程君房墨作圖樣的總集，在當時是一種商品目錄功能取向的出版品，列有墨樣五百餘種，並收有大量文人詩文題讚及其爵里簡介，依不同時期版本則稍有增減。就目錄觀之，主題概分六門：「玄工」、「輿圖」、「人

官」、「物華」、「儒藏」、「緇黃」，內容包羅萬象，涵蓋古今中外的人事物，並呈現程氏對世界認識、分類與詮釋的態度（註一）。

程氏出身營商家族，工古文辭賦，曾捐官為太學生，近晚年（萬曆二十年，西元一五九二）選入鴻臚寺序班。鴻臚寺是帝國朝賀慶典的禮賓機構，序班執掌官員班次，負責侍班、齊班、糾儀與傳贊等儀節，官秩從九品；職位雖低，程氏還是歷經了運途多舛後，

才決心全心經營墨業。短暫而低下的官場生涯對程君房影響甚大，他未曾忘情仕宦與儒生身分，以致於其後專營墨業，投身於更高深製墨的鑽研，仍時時以不失文人身分的生業模式與大量的書寫自我砥礪，將此展現現在墨樣與圖像的創新。

《墨苑》中有極多文學經濟主題的墨樣、文章，除了表現程氏不忘情本分外，也有豐富



圖一 《程氏墨苑》明萬曆間滋蘭堂原刊本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《程氏墨苑》卷三 輿圖上「五嶽真形圖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墨中意涵的企圖；其精美豐富的圖樣搭配當代名流題讚，更是程氏苦心經營的商品風格。書中圖樣採借了許多典故，當中有他熟悉的不熟悉的，正用的誤用的，無論如何，都展現出程君房貨墨致富同時，仍堅持維持文人本色的自我期許。

本文將針對《墨苑》中關於名山藏書與神異造墨傳說相關的墨樣，說明程君房主動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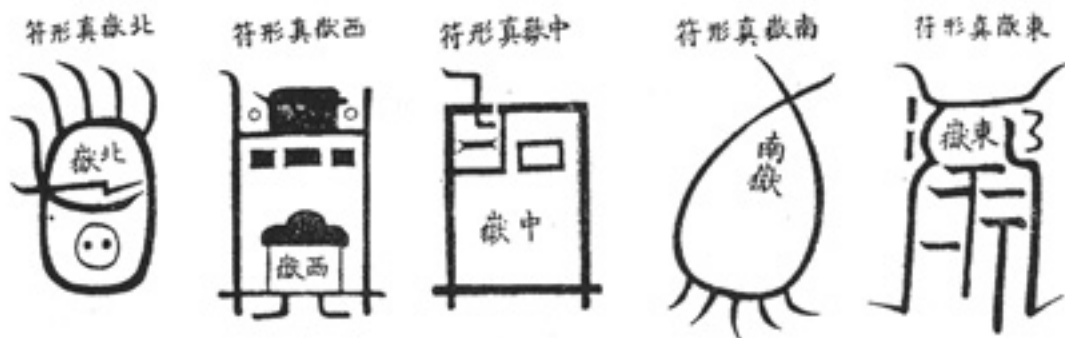
提升墨（物質意義的墨或程氏墨皆是）的重要地位及強調其文人出身，並將自我懷抱投射於墨樣設計上；雖然這當中出現了脫逸原本脈絡的任意誤用，產生洋溢新意的成果。本文計畫以五嶽真形圖與神異造墨相關墨樣為例，先找出其原本脈絡下的蘊意，再指出從每個墨樣題記裡被賦予的新內涵，論證其不約而同地反映此

看法，即程君房有意識地將其價值觀藉這些典故拓展出去，筆者以為那就是藏書、著述不倦，對智識、文思與文人社會地位的渴望與追求，而這些又可以以使用講究而精美的墨為開端。

### 「五嶽真形圖」的例子

「五嶽真形圖」是源於道教的神秘圖符，描繪五嶽神秘且迂迴的內秘世界。道教相當重視「山」的信仰，相對於俗世中人身羈市塵，修道之士必須遠避塵囂，藉著山川自然的靈秀之氣，輔助自身練養。早在道教之前，紛雜的神仙信仰，山林居有神靈的想法就很流行，其後進一步加入為道教洞天福地譜系；當中排序版本極多，但洞天、福地這樣的概念已普遍存在。

五嶽信仰在道教初始前的民間信仰中便已存在，更有官方祭祀封禪的傳統。作為道教名山，五嶽—東嶽泰山、南嶽衡山、西嶽華山、北嶽恆山、中嶽嵩山—位列「三十六洞天



圖二 《正統道藏》中「五嶽真形」形象之一。取自《三皇內文遺秘》(洞神部方法類深字號)，一般認為該經為晉之後，隋唐間所出。



圖四 「明方子魯五嶽真形圖墨」反面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「明方子魯五嶽真形圖墨」正面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〔註二〕的第二至六位，地位之崇高可見一斑。入山修道的實踐裡，五嶽是很早的重要指標，於是在道教早期「靈圖類」流傳不多的真形圖中，五嶽真形圖愈顯重要〔註三〕。入山既是名仕高道精進修練的必須，自然有許多講究禁忌，晉人葛洪〔註四〕的《抱朴子》(《正統道藏》太清部·守字號)對此有詳盡的敘述，其中〈登涉〉章尤其是，

重要的教誨如「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，莫不入山，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。」(內篇卷十七第一)，文中提及災異可避不可禳，故有入山當佩符、擇日的說法，又特別是「入山持〈三皇內文〉及〈五岳真形圖〉，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，召州社及山卿宅慰問之，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。」(內篇卷十七第三)皆表明在道教的信仰裡，真形圖是具有厭勝避忌功能的神符，其目的在護祐持有者趨吉避凶，「威制五嶽，役使眾靈。」(《五嶽真形圖序論》，《正統道藏》正一部·筮字號)。

此後五嶽真形圖漸變得普及，添加了許多不見於道教靈圖的新意義與用途，成為普遍可見的象徵裝飾圖案，甚至其符號本身還成了五嶽的代名詞。目前泰山與嵩山還可見五嶽真形圖石碑，岱廟大殿天貺殿內有二個清代鑄造真形圖案銅香爐〔註五〕，此外還出現過此造型的花錢，到造型徽章。程君房所處的明晚期，五嶽真形圖



圖六 「明方于魯東嶽泰山圖墨」反面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《程氏墨苑》卷三 輿圖上 「東岳泰山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應已是超越道教教義，成為頗常見的圖像了。

《程氏墨苑》的「五嶽真形圖」就是借用真形圖符號來代表五嶽。其構圖作圓形墨，一面佈滿淺細的波濤紋，上雕五嶽真形圖，並附有朱之蕃、楊道賓所作二篇題贊。院藏「明方于魯五嶽真形圖墨」（本院器物數位典藏號故文1037）作長方形，圖面與墨譜相同，另一面則刻朱之蕃「五嶽真形圖」

文（輿圖上，第二）。五方真形的排列與真實山岳座向位置一致，其圖形也與一般常見佈局相符。

《墨苑》「五嶽真形圖敘」開宗明義提到對山中藏書祕境的讚嘆：

中有圖書之府，詎非文字之祖哉。從四表以布精魄，日地符，若龜龍之負河洛尚已。其凝結尤莫大於五嶽，其間多藏金版玉書。（輿圖上，第二）

表明了其墨樣創作的靈感來源在相信高山祕境裡有圖書之府。不只如此，「玄嶽藏書」墨（輿圖上，第三十八）描繪武當山林與經閣景色、「白嶽靈區」（輿圖下，第三十四）、「東嶽泰山」（輿圖上，第六）同樣也有樓閣隱現。最直接的例子，要數《四家藏墨目錄》之《遐菴藏墨目錄》裡，一件「方于魯製」及「大玄氏」款的「五岳藏書」墨，作長方形墨，面模印題銘及與墨譜相同的真形圖，可惜的是本件並未見於《方氏墨譜》或《墨苑》<sup>〔註九〕</sup>，



圖七 《程氏墨苑》明萬曆閩滋蘭堂原刊本卷九 儒藏上「東齋註易」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此外《方氏墨譜》卷四「五岳」，有或脫胎自藏書章之「小五岳印」，正方墨樣，亦刊明「五岳藏書」。

道教名山、洞天福地除了是道士潛修煉丹、真仙游憩的通天之境，也有名山藏書的概念。瑯環福地、石匱藏書等傳說不絕於史，但這只是可遠避人事兵災保之永年的普遍概念或理想，就五嶽信仰來說並不以此為重<sup>〔註七〕</sup>。此外，真形圖最廣為人知的厭勝避忌性質卻不

見於此墨，筆者以為這當是程氏有意為之，《墨苑》裡可以看到二件與厭勝有關的墨樣：「藕心錢」與「厭勝錢」（玄工

下，第三十七、物華下，第四十九），識文明白顯露作者對厭勝之意義與使用方式知之甚詳<sup>〔註八〕</sup>。雖然不能完全排除程君房對五嶽真形圖原本功能一無所知，但有意的規避應是合理的看法。

於是細究文章，我們會發現對山中神秘圖書之府的讚

嘆，是爲了接下來的：

至如孔子之山，雨則墨水浸出，陰廡石墨隨縣邑而是皆嶽之支也。然則人世之然桐丸松以輝簡冊，寔絲芭符之自然而爲之洩其祕。（輿圖上，第三）

作鋪陳。意即，祕而不現隱而不顯的思維精萃，將在適當的時機濃縮鬱集，化作墨以現世，這些珍貴的墨蘊涵了歷代先哲碩儒的智慧與思辯結晶，惟識者知之。

### 墨的出世傳奇及其衍伸

《墨苑》中提及的諸多造墨傳奇裡，筆者以為可以概分爲自然物與人爲造作二種。前者指的是天地間動物植物靈氣鍾鬱之產品，後者則爲人事相及的結果。墨的造作故事是程君房提高墨位階的手段，即將墨附會於神物之精萃、人事之因緣，串出墨與天地自然相合、與文人相契的重要。

自然靈氣之所結，指的是傳說的神獸與具有明顯色彩聯想的物。神獸如龍，「龍膏烟

「瑞」講的是龍血色深黑，受傷流血所凝則為墨，「或云龍常鬪此，膏血如水流，膏色黑者，著草木及諸物，如淳漆也，膏色紫光著地凝堅。」（物華下，第十八及九）；「紫龍涎」講的是龍涎色紅，舜帝曾以香味誘惑集之為硃墨（物華上，第三十四及五）。此外，「不其」是山與草產生的墨色，「不其即墨山也，山有書帶草可入墨。」（輿圖上，第二十六其七）；到了「石墨山九曲水」更明確指出「新安縣：有石墨山，山時盡黑，可以書疏。」（輿圖下，第十與十一）<sup>（註九）</sup>

第二類人文所致，便是程氏企圖推展的個人情志與價值觀，筆者以為著力更重於前人類型。試舉數例如下：

一、墨能助人文思捷進。「東齋註易」講的是漢代王肅，夜半讀書東齋，有女鬼自稱趙王女冉冉從地出，臨別留贈墨一挺，自此「肅方欲註易，因此便覺寸思開悟，苑之為葦編助」，又讚其「此一挺，真神物，用註易，思湧淳」（儒藏

上，第二十四至六）。「夢人遺墨」（人官上，第二十二）講的也是凡人蒙神鬼賜予神物（古時名墨），因此著述如有神助、文思泉湧。

二、墨乃讀書人嘔心瀝血之物。「二室翻經」典出老子與五天之釋在景室山石室共論天地之數，有奚提國神人出金壺墨汁，「中有墨汁，狀若濠漆，以寫之。及金壺汁盡，二人乃剖心瀝血以代墨焉。」（緇



圖八 「明墨精圓墨」，墨側有「方于魯製」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黃上，第乙）筆者以為這裡從神人割出鮮血與龍血相當不同，龍作為神話中的瑞獸，代表著稀珍難得，而著述者墨盡以人血代之，顯示道德文章傳世的重要，以及知識份子願為之嘔心瀝血的奉獻精神。

三、墨能化金或較金為貴。呂洞賓為製墨業行業神，其神仙傳記裡留下不少與製墨、題詩作畫有關的傳奇，〈墨苑〉採納其中，留下了幾塊與之相關的墨樣，如「烏金」、「泥金墨」、「紫磨金」（緇黃上，分別為第十四、二十九與三十二）。內容為呂祖遊戲人間，以製墨貨墨點化世人的故事，其中都出現墨價千金更勝於等重黃金的橋段，特別是神仙製墨能「無事烟煤之合，竟成頃刻之功」（泥磨金）神乎其技的神功，以及人食墨屑而康健長年的藥墨，為墨增加傳奇性格。

四、墨有功名封爵與守護神。墨有姓名身分從唐詩文人戲作以來，多有文章<sup>（註十）</sup>，《墨苑》中「墨精」、「玄香太



圖九 《程氏墨苑》明萬曆間滋蘭堂原刊本卷七物華上「墨精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守」、「黑松使者」（物華上，第二十二、物華下，第八與第十六）等即脫胎自此。值得一提的是墨精傳說一直依附於唐太宗夜見墨上小道士，「上叱之，即呼萬歲，曰：『小臣墨精，黑松使者是也。世人有文章者，皆有龍賓十二隨之。』」

上異之。乃以墨分賜掌文官。」（張岱《夜航船》）墨精自稱小道士當然符合道教傳統萬物有靈與神官功曹信仰，但在道教經典裡似乎不見墨精的存在。墨作的擬人化，顯示對墨的尊重、對製墨的投入到了人墨平等的地位，師匠精誠所結之

物，自必有蒙神祇守護的期待。

### 文人情志的展現

從上面的故事可以發現，程君房不單單將墨視作日常必須商品，而是要將墨帶入富含神秘、神聖價值的世界，無論他是否相信這些神話傳說。很明白的，程氏不斷為墨添加想像的能力，並非是誇大不實的吹噓、訛騙，而要累積墨的歷史、光榮事蹟，來證明其不凡的來歷與玄妙的出身。

對五嶽真形與道教藏書觀的敘述，可以看到道教經典藏諸名山，或瑯環福地的概念並不為程君房所著重與嚮往。反而是神秘藏書之府流出凝結的墨，可視為從抽象的精神轉變為實質的物，集自然人文精華於一錠。「五嶽真形圖」墨裡欲言又止的「謝彼無言公，解我文字縛」（朱之蕃句），到了「東齋註易」進一步點出，受惠於前人的佳墨大助文思，在各方面都達到「如有神助」。

世人以嘔心瀝血形容一個

人用功之甚、投注心力之足，「二室翻經」中，神人剖心血代墨汁，則將此比喻直接化為動態，表達了讀書人為知識奉獻生命，或者說生命的精華與價值在於知識。「噴墨成字」裡講述孟班嚼墨噴紙能成文，其神技乃「墨耶人耶，必有能辨之者」（緇黃上，第二十一），就是對墨能主動助人成就文章的讚嘆<sup>〔註一〕</sup>。

「唯精而後可以語墨也，墨之不精何以墨為。」（物華上，第二十三），在「墨精」裡指的當然是墨精練華美而有靈，可以理解作對製墨品質的講究精益求精。誠如程君房不斷以「知玄守默」自我激勵，墨的優點向來是隱且默的，得佳墨就

如虔修者遇仙般，不能以表象輕率評斷，與呂洞賓有關的幾塊墨樣裡，就得到平凡無奇的路人（墨錠），其背後的玄機妙象惟識者（有緣人）得之。

名山或神異所不輕洩的智慧精華，藉由墨集結起來，重新入世成為幫助文人的利器。得佳墨就如求學問、訪名師、藏書一般需要人累精竭誠、多方探求，除此之外，它畢竟還是珍稀難得的物，可遇而不可求。這些文人仕子的期望，也是墨人程君房的自我期許。

### 結語

本文列舉了幾件程君房墨作圖像，關於山岳藏書及造墨傳說，提出這些典故都指向墨



圖十 「清 乾隆淳化軒硃墨」。此面作漱金文臣持笏狀，「回氏」亦是傳說墨神之一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的出世是一種天地間自然或人文精華之蘊，必須虔心探求，同時卻又是可遇而不可求。

現實世界的程君房或許早就安於退守，做個地方仕紳，也不追求邈世絕俗或不朽，且從明末社會重商氣氛來看，程君房絕對可能有更入世的計算觀點。但明顯地，他並不滿足於僅僅作為當時製墨業的佼佼者而已，而是要能將經濟利益與個人形象地位完美平衡地結合。墨神異詭譎的現世傳說，可以看作《程氏墨苑》成書的策略之一，究極地搜羅出最古老的歷史、最神聖的出生傳說、最講究的內容和相關的任何傳奇故事，抬高墨的世俗地位，當然也可以說是抬高「職墨」（語出程君房《墨苑》〈釋問〉）的地位。

文中所舉這些關於名山藏書與造墨神話，雖可以道教或古代傳說所祖，呈現在《墨苑》裡的意象卻常是誤用或僅借其名而套以新意味的新解，誤讀、不明就裡的攬用，可表明程氏使用它們的背後，是有一

個清楚的企圖，即以此新意證明、擴大墨與製墨的重要，在程君房的墨的版圖世界中，打造一個既可維持優渥生活又值得敬重的行業，提高製墨業的人文地位。

「墨莊」（人官上，第二十九）此墨樣裡，展現了程氏理想的墨莊格局：品類齊備的精美佳墨，有豐富的藏書隨時翻檢，能悠閒地與友論文，重要的是營造一個高風雅致不含商業氣息的清幽環境，室內擺飾又合於晚明隱逸文士所創造的博古式傢俱陳設風格。不虞匱乏，甚至是富裕悠游的自在生活，便可以初步看作是他對理想生活、生業模式的藍圖。

業儒與業墨並不相衝突，就是程氏努力想營造的優渥、富涵人文底蘊的貨墨生涯，質美樣精的墨作即是他自信與自期最好的說明。名山藏書化為文章蘊墨，或就是程君房自許製造的品質與風格兼具的傳世佳作。

注釋：

1. 其體例大抵沿襲《方氏墨譜》。〈墨苑自敘〉中其自許目標為「大而天地造化，小而事物細凝，無不包羅而囊括。」主題依次可對應於天象／帝王、地理、人壽、典故奇瑞、儒家、佛道相關主題。墨譜內容、分類等相關討論可參考如中田勇次郎〈程氏墨苑の研究〉、蔡玟芬〈明代的墨與墨書〉、Lin, Li-Chiang (林麗江), *The Proliferation of Images: The Ink-Stick Designs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Fang-Shih Mo-p'u and the Ch'Eng-Shih Mo-Yuan*等文章。
2. 三十六洞天，或稱三十六小洞天(此說相對於十大洞天)。其稱首見於東晉上清經派道書，排名見於《真誥·稽神樞》、《天地宮府圖》、《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》等。其中以茅山為諸洞天之首。
3. 靈圖類乃道教經書分類十二部類之四，其原則是「靈」為妙、「圖」為度，來「度寫玄妙」，故流傳下來的以本文圖解或圖像為主。另外尚有「四山」(青城、廬、霍、潛山)、「十州」等真形圖存在。
4. 葛洪(283-343或363)字稚川，號抱朴子，人稱葛仙翁，晉時句容縣人，祖葛玄，師鮑靚、鄭隱。洪精於道術醫術與黃白煉丹，相關著作頗豐。《墨苑》緇黃上的「墨樵」，講的就是葛洪少微時伐薪木以買紙墨的故事；另有關於大魚吐黑石的「異魚吐墨」(緇黃上第九)。
5. 照片與說明請見：Little, Stephen 2000 *Taoism, and the arts of China*. U of California Press. P.358-9、泰安市博物館編，1992，岱廟，文物出版社，圖版39、40。
6. 方、程二墨譜內容異同重複問題前人研究已多有成果，且非本文論述重點，故不討論。本文的態度是其共同出現是不爭的事實，題贊或有不同，有比對參考的價值，這個例子裡的題銘雖僅出於方氏，墨樣上則並無區別，背後的曲折尚無由復原，仍值得提出。若是墨譜稿樣相同而故宮館藏惟有方製，為求以實物作例則以方于魯墨呈現。
7. 翻檢道教典籍，五嶽並未出現特別著名的藏書、從仙得書的傳說，惟二的例子是：1.晉代鮑靚於元康二年(292)入嵩山石室得《三皇文》，2.唐人李筌於少室山(嵩山東峰)虎口岩得《黃帝陰符經》。
8. 「爰有神錢，名曰厭勝。…攜之四方，懸之千仞。」(《墨苑》，物華下，第四十九)
9. 林麗江在博士論文中提到《墨苑》以神山、聖地及書寫物質出產為母題：世界是由神山聖地所支配，而這些地方多產墨，以一種墨的輿圖志的角度強調其廣遠。本文雖認為程氏將墨比附神聖物質，也指出其對名山的偏好；不過林麗江對世界秩序與墨產的勾連，尚非筆者閱讀分析所能及，未就此承接發揮。Lin, Li-Chiang, *The Proliferation of Images: The Ink-Stick Designs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Fang-Shih Mo-p'u and the Ch'Eng-Shih Mo-Yuan*. New Jersey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8, pp.109-111
10. 唐人馮贛在《雲仙雜記》說墨先「拜松燕都戶、玄香太守兼亳州諸郡平章事」，後作為「黑松使者」賜掌文館。宋代林洪的《文房圖贊》說墨為燕正言，名玉，字祖圭，號「體玄逸客」。宋人蘇易簡進為「松滋侯」。
11. 林麗江博士論文中討論到人墨關係裡說，惟有人能製墨用墨，也惟有墨能助人成就學術文章，例舉墨樣如「竹林七賢」與「蘭亭修禊」。雖與本文重神異取材方向不同，亦同樣展現題旨。(Lin, 1998, pp.114-5)